



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著述

米歇尔·克莱特克著 鲁路摘译

2008-03-05

【内容摘要】MEGA2的最大价值是，它发现了一大部分不为人知的、以前从未发表过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述，其中有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未曾发表。在这方面，MEGA2作出过贡献并引起过轰动，它分别在20年代和30年代首次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随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1939—1941年首次发表，在当时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MEGA2继续发表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著述，并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著述的看法。相当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和文章是在近几年得以发现，并首次发表出来的。马克思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手稿都从属于贯彻他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写作规划，它们发表在MEGA2第2部分中，而MEGA2第2部分将于2007年编辑完毕。马克思许多经典著述的原始手稿被再度发掘出来，如马克思1844年撰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82年首次按照马克思实际书写的原始形式发表于MEGA第1部分第2卷。直到2003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一部分才按照实际写作顺序发表出来，而发表这一未写完与未发表的著作的全部章节，要等到2008年。MEGA2还开始整理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终生撰写和搜集的大量笔记、摘录和旁注。如今，将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的各种研究与他们亲手编辑的手稿联系起来，学者才刚刚有可能形成有关他们研究过程的清晰观念。尤其是，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未完成的代表作，而直到目前，学者才有可能再现马克思走向它的漫长研究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著述

一、重新发现马克思

MEGA2的最大价值是，它发现了一大部分不为人知的、以前从未发表过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述，其中有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未曾发表。在这方面，MEGA2作出过贡献并引起过轰动，它分别在20年代和30年代首次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随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1939—1941年首次发表，在当时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MEGA2继续发表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著述，并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著述的看法。相当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和文章是在近几年得以发现，并首次发表出来的。马克思汗牛充栋的经济学手稿都从属于贯彻他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写作规划，它们发表在MEGA2第2部分中，而MEGA2第2部分将于2007年编辑完毕。马克思许多经典著述的原始手稿被再度发掘出来，如马克思1844年撰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82年首次按照马克思实际书写的原始形式发表于MEGA第1部分第2卷。直到2003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一部分才按照实际写作顺序发表出来，而发表这一未写完与未发表的著作的全部章节，要等到2008年。MEGA2还开始整理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终生撰写和搜集的大量笔记、摘录和旁注。如今，将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的各种研究与他们亲手编辑的手稿联系起来，学者才刚刚有可能形成有关他们研究过程的清晰观念。尤其是，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未完成的代表作，而直到目前，学者才有可能再现马克思走向它的漫长研究之路。

二、通向《资本论》的漫长道路

有三个重要情况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资本论》的看法：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迄今尚未发表的马克思手稿被发掘出来了，其效果可以同发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效果相提并论。如果说《大纲》以前就被彻底发掘出来了，并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认真研究，那么它首次发表(1939—1941年)的20多年后，人

们对《资本论》的认识已有所改观。只是这一次，反响来得更为迅速。根据MEGA近年来的出版进程，我们已知道，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下的，不是一份草稿，而是四份草稿。我们还知道，他根本未完成自己的研究。他于1883年去世时，《资本论》尚在写作之中，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解之谜”。此时MEGA发表他未完成的手稿，包括那些还要在未来几年中发表出来的手稿，会澄清他通向《资本论》的漫长道路上的各个阶段，更多地告诉我们他的研究过程。

第一个重要情况是，MEGA开始出版马克思自1844年直至他去世所写下的诸多笔记。这些笔记将为我们提供展示马克思在德国、巴黎、布鲁塞尔，最后是自1849年起在伦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资料。迄今，这些笔记只有少数发表出来了，对它们的研究，今后还要持续几年。马克思于1850年至1853年在大英博物馆写下的伦敦笔记，24个笔记之中的12个发表于MEGA、IV/7、IV/8、IV/9(1983年至1991年出版)。它们足以向我们展示一幅马克思著述的新景观，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许多早期草稿是同上述笔记一同发表的，而且还有更多的要这样发表。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货币理论以及当时有关货币的讨论。在写于1851年的早期简短提纲《反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中，他是依照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日常市场交易的情况处理货币关系的。在日常市场交易的表面现象下，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这种结构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解释和揭示的。但是，仔细看看这一真实的表面现象，就很清楚，并非所有的货币所有者或财富所有者都是真正均等或均等自由地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尽管他们都介入了市场。因此，马克思于1857—1858年将自己这种关注落实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草稿，它处理的题材正是：按照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即像实际行动者及政治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处理交换(或市场)关系、货币关系。还有，早在1850—1851年，马克思就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货币与信用体系，他致力于反驳古典经济学家，说货币不仅是“遮蔽物”，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决不是“中性”的。1854—1855年，马克思就已准备将自己的笔记用于全面批驳当时流行的正统货币理论，即货币与银行学派。他的明确志向是对货币危机提出一种更为理想的解释，因为货币危机是大规模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大规模危机自1825年起周期性地震撼着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在1850—1854年的经济学研究中专注于货币与金融，但又超出这一范围之外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现实世界的原因。

第二个重要情况是，MEGA第2部分第3卷第1至6分册刊登了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的完整文本(1976至1982年出版)。实际上，这是马克思继1857—1858年的《大纲》后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的第二个草稿，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这一创新之作密切相关。1861年，马克思开始写作自己许诺的第三章“资本章”，以便衔接前两章(商品章与货币章)。这前两章已于1859年出版，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标题的专著系列的第一分册。只是，第二个草稿有一些部分已于1905—1910年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出版了，而全部手稿的绝大部分尚未出版。这是一份规模庞大的研究手稿，马克思在手稿中处理了构成《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内容的题材。手稿无论是在理论和思想上，还是在对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上，都极富新的见地。这里，马克思首次处理了许多以李嘉图学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未解之谜与问题。而像“绝对地租”这样的著名问题，是李嘉图与他的门徒们都无法解决的。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结尾，马克思向读者许诺说，他将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格为什么以及如何不可避免地区别于价值，解释并非由人类劳动生产的自然资源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具有价格。第一个谜团将借助对竞争的分析来解开，第二个谜团将借助对地租的分析来解开。1861年夏，马克思开始认真地处理这些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谜团。在这一过程中，他构造了新概念和方案，如“成本价格”、“生产价格”，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过程的分析细分为彼此平行的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进而带来不同的价格调节形式(“市场价值”与“生产价格”)。最初，他认真地尝试着分析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特殊形式及其“价值化”的特殊模式。他解释了长期平均利润率会趋于降低，还解释利润与地租作为特殊的形式来自于同一源头，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尽管马克思在1861年准备像他两年前预想的那样撰写下一章即资本章，但他却停留在广博与长久的研究过程中。他的1861—1863年手稿为我们认识他的思想建树提供了难得的角度。它揭示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简短地分析了这种转化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最后成果是论述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关系“整体性”的最初草稿。

完整发表1861—1863年手稿，改变了我们对已然为人们所了解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由于我们此时阅读这一部分时，可以对照马克思相关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文本，显然这一部分不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史(或后来被称为《资本论》第4卷)的最初草稿来撰写的，而是作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来撰写的。在这些论述、讨论、分析中，马克思仔细审查了政治经济学迄今的未解之谜，他提出自己的理论，既对立于古典学派的教条，也对立于一些社会主义者，因为前者试图掩盖自己所发现的矛盾，后者提出了这些矛盾，却没有能力将它们解释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这使得我们始终意识到，马克思的志向不仅在于批判各种范畴、普遍的世界观、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现代科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而同样在于反驳和推翻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的错误理论，即“专业经济学家”的通行观点，甚至为他(与恩格斯)自1844—1845年以来提出的社会科学新构想赢得“科学的荣耀”。为了反驳“斯密的教条”，马克思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尤其是资本积累过程。在分析和批判魅惑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关于再生产体系的想法，指明了以后很久(在20世纪50年代)才再度提出的增长理论。他认为有义务说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

自从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来，很清楚，马克思最晚在着手写作《资本论》之前改变了原初的计划。马克思学者研究1857—1858年手稿为的是发现，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是什么影响他改变了彻底而系统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一原初方案。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为这样一种想法所困扰，即马克思作出了太多的

牺牲，或者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事实上，马克思起步于六册写作计划(从资本到世界市场)，可能是在1866年改变为四册写作计划，这样做显然是要将自己限定于原初计划中第1分册的话题：资本。这一点，他在众所周知的《资本论》第1、2、3卷中多多少少有所意识。1858年的六册写作计划变更于60年代早期，我们如今掌握了马克思这一时期写下的一系列手稿，能够更好地判断原初计划实际上经历了哪些变化。显然，这不是一夜之间改变的，而是随着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一步步改变的。正在制订之中的新计划的许多草稿散见于手稿中。既然我们可以在1857—1858年《大纲》手稿中以及各封信件中(马克思致恩格斯、拉萨尔、库格曼)找出这一计划，如今便能够认真地判定，马克思为何、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实际地改变了原初计划。如果我们看到1863年他最后且极其详细的计划，就可以看出正在制订之中的《资本论》的结构。显然，马克思将原初的六册计划的很大部分(像工资理论、地租理论、竞争法则、对信用与银行的分析)纳入了新的结构。

第三个显著情况是写于1863—1865年的《资本论》的第三个草稿发表出来了。首先，马克思撰写了《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完整文本，它分为6章，还是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接下来的3章分别处理的应当是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以及工资问题。第5章处理的，应当是资本积累。只有处理“生产的直接过程的结果”的手稿最后一章，即第6章，留存下来了。在1988年出版的MEGA II / 4.1中，它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的第一个手稿编排在一起。它处理资本的循环过程，是在1865年上半年写下的。从某些方面说，它比马克思后来自1870年开始为第2卷写下的各份草稿更为完整。例如，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分析货币的流通过程卷入了社会资本积累过程。显然，他仍在遵循1863年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对货币流通的分析要在第3卷结尾处起到一个重要作用。MEGA II / 4.2刊登了马克思于1864—1865年为《资本论》第3卷写下的第一个而且实际上是唯一完整的草稿，它出版于1992年，属首次发表。这样，1865年，马克思才刚刚有了《资本论》较为完整的草稿——像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第1卷手稿遗失的五章除外。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告诉后者手稿已“完成”，只是“极其凌乱”，“除了我自己，谁也不能编辑它，包括你也不行”。

我们一直在等待MEGA II / 4.3的出版，它包括马克思主要是在1867—1868年紧随《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写下的所有小篇幅手稿。所有这些小篇幅草稿与片段都属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有些覆盖了这些卷次某一章节的主题。它们表明，马克思仍在继续研究。尤其是1864—1865年为第3卷写下的巨幅手稿，它向我们展示出马克思为第3卷进行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尚未完成的诸多细节：论述的基本结构已经具备，但许多或大或小的细节问题尚未处理，论述的总体结构尚在制订之中，作者尚在尝试各种思路，试图找出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恰当方法与形式。马克思在写作这一手稿时，展示出一条在政治经济学中极富争议的思路：工资普遍与巨幅上涨是否会对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工人阶级状况造成不利？马克思没有发表这些内容，因为这样就会提前发表过多涉及《资本论》第3卷主题的内容。实际上，马克思有关内容的第2部分，尤其是处理工资普遍增长所带来的总体影响的那些内容，超出了第3卷手稿的主题，在第3卷手稿中，这一问题仅在第2部分第5章中有所触及。尽管马克思没有发表这些内容，我们也可以从中推测出，较之他在1864—1865年手稿中所写的来说，他原准备在第3卷中论述更多关于工资率总体趋势与行业联盟作用的内容。

将这一手稿当作一个整体，则论述的全部线索便一目了然了，但马克思在心目中做的大部分分析尚未具备，它们留给读者的问题多于答案。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来说，在论述商业资本的第4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这里有确实需要探究的问题：商业利润、竞争、商业资本的变化、商业领域工人的工资、商业资本的剥削模式。马克思实际上两度处理商业资本问题。在这一部分，他要解释，当商业资本成其为商业资本时，它都有哪些特殊作用。但大部分问题都没有答案。处理利润与信用的第五部分无非是将一些摘录和最初的草稿收录在一起，加上许多笔记。无疑，马克思尚未完成他于1865年进行的研究。他尚在寻找解决主要理论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寻找表述研究结论的理想形式。

现在，我们来说一种类似的情况，即第四个情况：发表马克思1868—1882年写下却从未发表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手稿的问题。马克思是在1867—1868年冬季开始重新致力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紧接着第1卷发表之后。在2004年，马克思写于1881—1882年的研究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关系的最早手稿系列，即八个不同的完整文本，首次发表出来了(MEGA II / 14)。2006年又出版另外两卷NEGA卷次，随之MEGA第2部分将出版完毕，它将首次让我们接触到流传下来的马克思写于1868年与1881年、但未发表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手稿(MEGA II / 4.3与MEGA II / 11)。这一系列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撰写的手稿以及马克思为《资本论》第1卷从一版到下一版而一再撰写和组织的大段文字，使得我们可以来讨论《资本论》第四草稿，即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时未完成的最后一个草稿。

我们期望将来看到MEGA2即MEGA IV发表愈来愈多的马克思笔记和摘录。它们将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思路，来理解马克思实际上做了什么，是怎样做的，他在通向《资本论》的道路上还计划做什么。例如，当他写作第一个草稿时，不仅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还从一部专门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危机即1857—1858年危机的著作中搜集了各种摘录和材料。这些摘录和材料可以在他论述危机的著作中找到，这部著作以前从未出版过，它将刊登于MEGA IV/14。它向我们展示出，马克思首先是个侧重经验的研究人员，他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危机，即1857—1858年危机的过程。这一过程侵袭了所有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还侵袭了它们的殖民地。马克思研究了这一危机在所有相关国家的发展，尤其极其细致地研究了货币与信用危机的发展，他实际上计划撰写一部有关著作。他于1862年撰写第二草稿时，再次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作了摘录。同时，他研读了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研究了从工厂立法到银行与信用规章的各种问题的大量议会报告。他写作第2草稿和第

3草稿时，研究了欧洲经济史，但也研究了像北美、主要欧洲强权海外殖民地这些其他地区的历史。他于1867年写作《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个文本时，研究了日本改良，为的是提供一个明显的实例。70年代，他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但选择性更强，重点研究货币与信用史，包括银行史，甚至包括银行运作手段。马克思生平的最后时期，自1870年起，他的笔记更为重要，因为他以前同恩格斯保持的通信此时已中断，恩格斯已搬到伦敦来住，同马克思几乎每天见面。恩格斯保留了他截止1870年收到的马克思写的信件，在编辑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手稿时使用了其中一些信件，尤其是1868年作为某种写作准备而写下的信件。马克思的有些构想留在手稿中，除了这些手稿外，恩格斯要依靠自己仔细研读的那些笔记，搜寻马克思倾向于做哪些修改、如何做修改的迹象。

注释：

① 作者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译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研究员）（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上一条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对20世纪20—40年代关于农村建设争论的评析
下一条 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看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